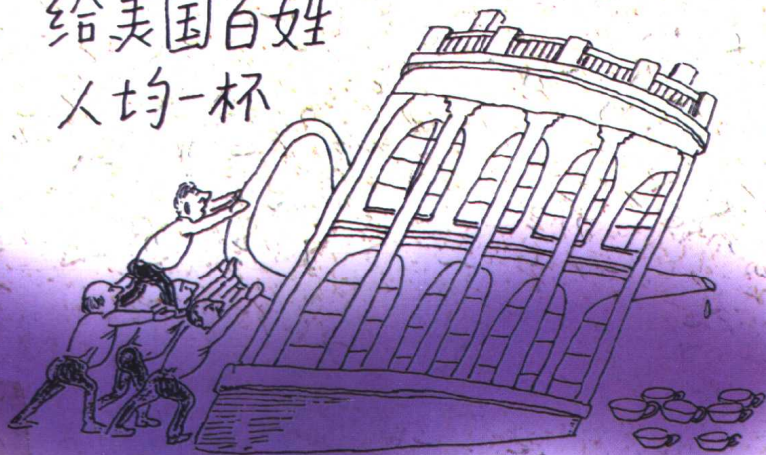


旅美作家刘齐插图本幽默散文丛书

给洋妞算命

给美国百姓
人均一杯



群言出版社

旅美作家刘齐插图本幽默散文丛书

给洋妞算命

刘 齐 著 / 画

群 言 出 版 社

群言出版社

群言出版社

—北京:群言出版社,1998.10

ISBN 7—80080—221—3

I. 给…

II. 刘…

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N. 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26956 号

责任编辑:吴志实

封面设计:曹全弘

群言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)

北京先锋印刷厂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9.125 印张 2 插页 176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3000 册

*

I·53 定价:14.20 元

给洋妞算命(代序)

洋妞是在美国的一家酒吧里遇见的。酒吧极小极破，只三五个糟老头坐着露棉花絮的高脚凳喝酒，谁也不理谁。付费点歌机唱着一支慢节奏的伤感老歌，估计寿命不比咱国的《何日君再来》年轻。她就坐在点歌机旁边，是屋里惟一令人心动的形象。她的年龄和装束似乎应属于较豪华的场所和太空步的舞，她却蔫巴巴地坐在这里。

老板隔着柜台，醉醺醺和我握手，说：“见到你很高兴，越南人。当年在岷港，我们一定见过面。”我说你在岷港时我正在中国东北。我想说那时我是知青，又怕还得解释革命和路线，就说我是农民。老板非常兴奋，说那你就给我看看手相。我不知他根据什么认为中国农民就一定会看手相，也不准备答应他的要求，因为我于此道所知甚皮毛，不料我嘴里说的却是没问题。老板蹲在柜台上一罐百威牌啤酒：“说对了你今晚的酒免费。”我瞅了一眼那个姑娘，发现她也在注视我，容貌还算姣好，便大声命老板伸出左手，并强调男左女右的必要性。

我甚至不知道所谓的生命线、爱情线、事业线各处什么位置，但这并不妨碍我信口开河。给男人算爱情没劲，算生命太麻

烦，得统筹兼顾夜啼症和前列腺肥大。只好算事业。我胡乱指着老板的一条掌纹，语气诚恳地夸他从小就志向远大，及至青年时代已练就了相当的本事。老板频频 Yes。他不可能不 Yes，这个世上没人认为自己是蠢货，东西方概莫能外。但是，我终于但是了。我严肃指出，由于运气的缘故，老板历尽坎坷，竟无法一展宏图。有几次眼看就要到手了，却功败垂成。而昔日那些同伙，尽管暴发得令人不快，论才干却远不及您阁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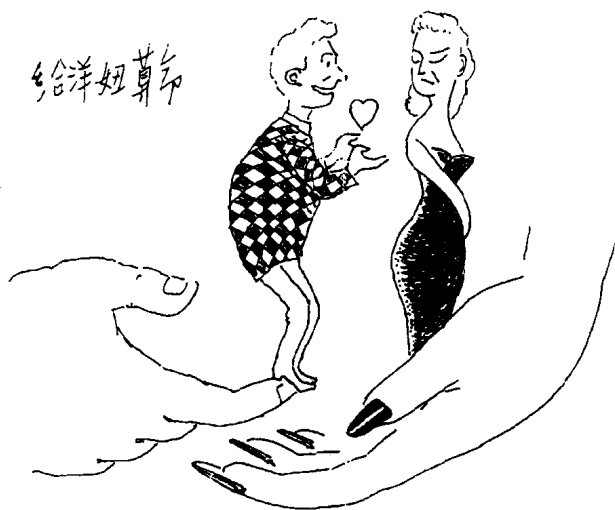
老板叹口气，喃喃对一个老头说：“这家伙算得还真准。”

我相信，即使最有名望的手相家，面对一个越战老兵，一个如此凄凉的酒巴的经营者，说的也决不会比我更高明。

老头们开始交头接耳，不时用混浊的目光打量我。而那位年轻女子却有点坐立不安，似乎对某件事情犹豫不决。我尽可能优雅地向她微笑一下，她便站起身，娉娉婷婷走来，请我也给她看手相。

蒙住了老板有酒喝，蒙住了小姐有什么？我边想边建议姑娘跟我坐到台球桌旁，那儿清静无人，更容易营造神秘气氛。

落座后，她伸出左手，我说不行，女的得看右手。姑娘踌躇一下，坚持说她就看左手。那就左手。我轻托她冰凉的手背，只三秒钟便煞有介事地说：“你的爱情不顺哪。”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姑娘吃了一惊。我心说爱情顺了你一个人跑这儿坐着干嘛？嘴里却说是掌心的爱情线比较特别。又说有不少小伙追求她，其中不乏英俊之士。姑娘冷冷地点头。我受到鼓舞，进一步发挥想象力，说她对追求者过于挑剔，以致痛失良机，如今有一个最爱她的情



人已悄悄走了。姑娘这时指尖微颤,显得很激动,问我可知那情人是谁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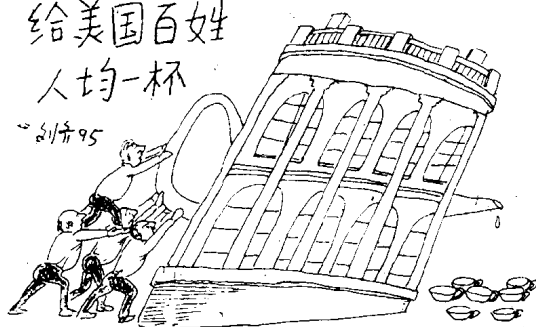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问题太具体,有相当的风险。我沉吟片刻,选了个模糊系数较大的答案:是一位很有品味的绅士。

姑娘突然疯狂地大笑起来。笑毕,眼中有亮晶晶的物质闪耀。俄而,疲惫地说,她的情人也是姑娘,病死了,今天刚好周年。她俩就是在台球桌旁相识的,死者当时是这里的侍女。

离开酒吧时,我将两美元压在那个喝了一半的啤酒罐下。老板又要握手,并呜噜噜地说:“见到你很高兴,越南人。”

给美国百姓
人均一杯

21/1/95



目 录

给洋妞算命(代序)	(1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人

老张头	(2)
老吴太太	(10)
你俗不俗?	(20)
新年恭喜,韭菜没有	(25)
芥末·马克·爸爸	(42)
美国只有两种人	(49)
想起绕阳河	(53)

兽

凯蒂,凯蒂	(68)
-------------	------

车

小灰驴子	(76)
------------	------

购买瘦八路	(85)
你会说“火车”吗?	(90)
挑担茶叶进白宫	(96)
让美国乖乖呆在西半球	(101)

吃

世界最好吃的菜	(108)
左叉右刀,别张嘴嚼	(112)

性

同性恋的庆典	(118)
人类真是人类	(124)

说话

英鸽力士,挠!	(130)
只说甘甜	(137)

办事

哪好意思高末儿?	(144)
在贵国潜伏的联络图	(149)
洋挂签儿	(153)
肥水不流外人田	(157)

买卖

- 锁住地球? (162)
- 又自由又绊胳膊腿 (166)

文体

- 蓝魔你真酷 (172)
- 我们的歌 (184)
- 当当当当荡荡 (191)
- 大使馆来放电影 (195)
- 老花朵也不管一管 (199)

参观

- 皇上抽过你的烟 (208)
- 杜克教堂 (212)
- 国宝 (216)
- 草标 (221)
- 派萝山 (227)
- 天地有大 美而不言 (232)

不分类

- 集体活动 (240)

蓝岭之夜	(247)
沈阳唐人街	(253)
玫瑰指甲沙龙	(263)
钓鲑鱼的汉斯	(278)
回家	(280)



美国是既富裕又幽默的国家,但有些老美却据此认为清贫的民族像缺钱一样缺少幽默。他们忘了,幽默是全人类的天性。幽默与资金截然相反,是谁也不能垄断的。有时我跟老美打趣,用囫圇半片的英语略抖咱国一小包袱,老美居然嘎嘎笑个不停。然后问我,中国人都像你一样爱开玩笑吗?

我说我是最蠢的一个,但凡好一点的都不敢派出来,怕把你们一州又一州的人都笑岔了气于心不忍。说这话时,我往往想起苦中作乐、笑口常开的绕阳河父老乡亲。

老 张 头

老张头是德裔，美军退休上校，参加过二战、韩战（咱国叫抗美援朝），今年快七十岁了。胳膊上刺一朵青红相间的小花，总用衣袖捂着。我见过一次，问是什么意思？老张头嘟囔着，说年轻时如何如何。我没全听懂，见他有点难为情，就不再多问。

老张头名叫约翰·科尔。约翰这个中文译名，据说从希腊文、拉丁文、德文到英文，拐了好几个弯儿，才含含糊糊定下来，因此跟美国实际发音毫不沾边。美国实际发音接近“张”，所以我给老张头起了个谐音的中国名：张科。老张头很喜欢，一笔一画描在课本上。老张头是我的学生，每周两次，每次两小时，到我家学中文。

第一天上课，带点入学教育性质，我问老张头，为什么而学？他说他爷爷当过八国联军，到过天津。回来总跟儿孙感叹：中国太大了，太美了。所以从小他就准备学中文，好到中国看看。我的心一沉，邪了，一家子帝国主义！我绷脸问，你爷一定有不少中国古玩吧？老张头很努力地想了想，说，没见过。

教材没买现成的，太贵，而且编得特迂腐，居然还有穿长袍作揖的人物插图。如果再画上金莲小脚绿呢大轿什么的，老



苏联哭
美国笑
中国
不哭不笑

张头爷爷那一辈准受用。但老张头不适合。老张头不管怎么说，也算是九十年代的求学者。我呢，堂堂九十年代中国人，说堂堂九十年代中国话（还带着可爱的东北口音），于是决定露一手，编一套仅供一人专用的教材。人家当一回校官，容易吗，没点待遇还行？

根据学生程度，老师随编随教。老张头的中文，相当于咱国的婴儿水准。于是，课本里频频出现爸爸妈妈、狗熊大象等初级词汇。白发苍苍的老张头，便也神情严肃地学说小白兔吃萝卜之类的儿童用语。听他怪模怪样的发音，我总忍不住笑。老张头也笑，羞羞的，孩子似的。我说你学这个顶合适了，有助于净化心灵，返老还童。老张头很喜欢这个说法，愈发用功起来。

学生有点基础了，我就编点复杂的。他养狗，也养枪，于是有了如下课文：

我给我的狗吃鸡肉，
我的狗不吃鸡肉，
它要吃人肉。
我用枪打它。
它说我不对了，
我不吃人肉了，
我吃鸭肉，
好吗？

“可是，我的狗，怎么会，吃，人——肉呢？”老张头提出疑问。他总也读不好“人”和“肉”，回回过不了关，一脸懊恼，像球员面对空门偏偏放了高射炮。我说这是课文，练习的。你该不是怕这两个字吧？老张头行伍出身，吃蒜不吃姜（将），马上表示不在乎。但又说：“我不可能用枪打我的狗。绝不可能。”我作了妥协，把“打”换成“吓”。

背课文卡壳了，老张头便仰起头，眯着眼，竭力往下想，嘴里还发出啊、啊的声音，似乎啊一啊，就能把生词啊出来。我不忍看他那近乎挣扎的样子，每每略做提示，他便一脸不愿意，说他其实马上就要想起来了。有时，甚至反驳我纠正他的某一读音，说你就是这么教的。我暗自好笑，立刻翻出词典作证。他居然还不服输，从每次都随身携带的小皮箱里，拿出一摞听课笔记，一本本查找。直到发现自己认可的根据，才尴尬地认错。我笑着说，这要是私塾，刘先生不用戒尺打烂你的手心，刘先生改行卖后悔药去！

老张头中文发音一般，拼音却极好，因此很自豪，也就留心我的教法。可怜我少小愚顽，拼音课画小人时，万万没料到，几十年后，有个外国佬，在这儿等着捡漏儿。每当发现我的拼音错误，老张头就中彩般高兴。这时若向他请教点什么，他会兴致勃勃地说下去。我的许多美国知识，都是这样得到的。老师很狡猾，常常引诱学生用英文谈点题外话，趁机贴补一下老师。你的祖先欠了我的祖先，我得从你身上捞回一点。

学生不是一条道跑到黑的性格，谈着谈着就笑了：“刘，是

我教你，还是你教我？”于是书归正传，重新波、坡、摸、佛一番。但不久他又可能反宾为主，教我点东西。两个小时一晃就过，学费一个子儿不少，还是预付。

课间休息十分钟，往往欣赏中国音乐。有一次，我放“雄赳赳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”，前上校问什么曲子这么有劲？我说当年你在朝鲜没听过？我们一边唱这个，一边向你们这些……我做了个冲锋枪扫射的动作。老张头若是活泼的人，就会相应摆出中弹身亡的姿势。他没有。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没头没脑地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他是美军，他哥是德军，开战斗机的。战争快结束时，在德国上空，他哥让美军给打下来了，降落伞都来不及用。

郁金香盛开的时候，老张头邀我和几个中国留学生，到他家吃饭。几杯葡萄酒落肚，客人来了兴致，指着桌椅刀叉等等，让主人用中文说出来。这对老张头来说，不过小菜一碟。但他显得很谨慎，回答得也不响亮。大家却挺欣赏，赞叹不已。有人提议，请主人来段长一点的中国话。全场欢声震耳。老张头有点慌，迟迟疑疑的，半晌不开腔。我就暗暗着急。打个不礼貌的、多少有点占便宜的比方，当时我的心情，跟那些绝望的家长差不多——他们的孩子太认生，千呼万唤也不肯当众表演小节目。我拿目光去对老张头的眼睛，希望送些鼓励过去。老张头的神色开始凝重，好像在做一个重大决策。然后，缓缓站起来，腰板直直的，一字一字地说：